

手语、语言输入与融合教育： 国际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 何 佳

>>编者按

“2014 手语双语及聋人教育研讨会”于6月19日至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英国、美国、荷兰、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的专家学者在会上就听力、手语、语言与认知、共融教育等专题作了主旨发言。本刊特邀香港中文大学何佳老师根据大会发言整理了这篇综述,以期给读者提供最新的国际聋教育相关资讯。

听力的改善不等于语言的改善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奔茜·沃尔(Bencie Woll)教授从问题入手,说明聋童听力的改善不等于其语言的改善。先前,聋童父母经常被告知不能让孩子接触手语,尤其是那些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的聋童,接触手语会阻碍他们学习口语。但很多证据都表明这个建议是错误的,误导了很多家长。那些佩戴人工耳蜗后口语发展却不尽如人意的聋童,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语言关键期内缺少足够的语言输入,无论是口语的还是手语的。在聋童发展语言的早期,阻止他们接触手语对他们语言发展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两年前,《自然》杂志撰文讨论

过关于大脑各个部分的敏感时期,其中包括听力的敏感时期和语言的敏感时期。我们要注意的是:听力的敏感时期和语言的敏感时期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认为,聋童语言发展比健听儿童缓慢是由于失去听力对大脑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导致的。于是,就提出应尽早进行耳蜗移植以帮助儿童恢复听力,进而减少对大脑产生的不利影响,不让聋童错过“听力”的敏感时期。但实际上,语言发展与听力发展并非一回事。当一名聋童由于听力受损的原因而无法接收到口语的语言信息,而同时又被剥夺了学习手语的机会的时候,这种情况就被称为“语言剥夺”。语言剥夺才是导致

儿童语言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不能把听力和语言混为一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工耳蜗的收效甚微是由于使用了手语而造成的。听力受损使大脑的听力功能发生变化,人工耳蜗可以帮助恢复部分听力,但是并不能直接提高聋童在学习方面的表现。我们经常发现,即使进行了耳蜗移植,聋童的学习能力依然比健听儿童发展得慢。这就否认了只要改善听力就可以提高儿童学习能力这一说法。

为了一探究竟,一些后续的研究又有了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可视信号能够刺激大脑原本负责“听力”的区域,并且在对健听人的试

验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说大脑的这个区域其实并不是仅仅负责有声语言的,而是负责所有的语言形式,其中包括手语。

奔茜·沃尔教授强调,大脑是没有听力的,无论这些语言信号的来源是听觉、视觉或是混合性的,只要是自然语言信号,大脑都会将接收到的信号当作语言来处理。有一名伊朗学者做了一项意义深远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有一组出生在聋人家庭并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聋童,还有一组出生在健听家庭

且父母都不会手语的聋童,他对这两组聋童在植入人工耳蜗后口语学习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那些在语言敏感期内就开始接触手语的聋童,他们的口语明显好于那些在语言敏感期内没有接触过手语的聋童。这项研究告诉了我们,无论是口语还是手语,早期的语言输入对大脑中负责语言的区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聋童在早期接触手语输入对植入耳蜗后的语言学习是有好处的。

总之,随着人们对大脑内部结

构了解的深入,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耳聋和语言的关系。虽然早期耳蜗移植对聋童的听力恢复非常重要,但没有证据证明听力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令人满意的语言发展效果。

奔茜·沃尔教授提出,为了使聋童植入耳蜗后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最好的保障应该是尽早让聋童得到语言输入。当聋童因为耳聋而无法得到足够的口语输入时,早期手语输入就成为聋童日后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

早期语言输入对聋童脑认知的积极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瑞秋·梅伯里(Rachael I. Mayberry)教授从儿童的脑认知方面入手,使用大量的研究数据来证明,早期的语言输入对聋童的读写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来说,其读写能力的高低是他们接受知识和融入社会的关键所在。而读写能力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阅读。阅读实际上是一项语言任务,一名儿童的阅读能力越强,则表示他的语言能力越强,他接受信息的能力也就越强。与此相反,对于有阅读障碍的儿童,他们的语言理解能力也会出现问题,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语言,也就不能进行有效的阅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瑞秋·梅伯里教授论述了学习语言的“年龄效应”,即何时开始学习目标语言会影响该语言的学习

成效,以及这一效应在大脑处理语言和语言发展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她还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验,该实验是在加拿大进行的,他们选取了两个对照组,一组是出生在聋人家庭第一语言为手语的聋童,另一组是出生在健听家庭但在7、8岁之前没有任何语言输入的聋童。研究发现,第一组(即出生开始就有早期手语输入的)聋童,无论在作为第一语言的手语能力方面,还是在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的阅读能力上,都明显好于第二组(即无早期语言输入)的聋童。这就说明,早期语言输入不仅对儿童第一语言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还能让他们在学习第二语言方面有更为出色的表现。研究人员还发现,早期没有语言输入的聋童,在处理复杂句式的时候困难重重。这表明如果聋童习得第一语言较晚,会对其日后的语言发展产生限制,对理解和产出复杂句式造成困难,

也就势必对读写及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瑞秋·梅伯里教授还介绍了在处理口语和手语时,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会分别被激活,即口语使用者只激活了大脑左侧的语言控制区域,而手语使用者则既激活了大脑左侧的语言区域,又激活了大脑右侧的视觉区域。她比较了从出生就开始学习手语的聋人与十三、四岁才开始有语言输入的聋人,发现从出生就学习手语的聋人大脑左侧语言区域和右侧视觉区域都会被激活,而十三、四岁才开始学习手语的聋人,他们虽然右侧视觉区域活动明显,但左侧语言区域却不活跃。这也就说明,早期没有语言输入会对大脑的语言处理能力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总之,越早习得语言,孩子语言能力就越强,大脑语言处理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共融教育:聋童迈向成功的关键

以上我们了解到,手语双语对聋童的语言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帮助这些孩子营造一个手语双语环境,进而从语言、心理和社交上帮助这些聋童得到全面发展呢?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希林·安蒂亚(Shirin D. Antia)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为什么说共融教育是聋童迈向成功的关键。

在美国,虽然聋生和弱听学生有机会与同龄的健听学生一起入读主流学校,但专业人士及家长却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及社交成长表示担忧。有些学校,每个班级最多只允许接纳一名聋生,虽然学校在特教教师、手语翻译、听力学家和言语治疗等方面给予了支持,但这名聋生仍然是孤立的。

希林·安蒂亚教授在比较了各种模式的融合教育之后提出,共融教育更适合聋童全方位的发展,她提出了共融教育最显著的几个特点:第一,在一个共融班级中聋生的数量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这样才能有利于聋生与聋生之间、聋生与健听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聋生口语和手语双语能力的发展。语言没有了障碍,聋生就会成为课堂的一分子,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第二,课堂教学既需要有口语也需要有手语;第三,主流学校教师和聋人教师或特教教师要相互辅助教学。聋人教师的存在既起到了楷模作用,同时由于聋人教师更加了解聋生的需求,教学质量也会更好。除了上述特点外,聋人教师也会在课

外活动中带领聋生参加社会实践,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新的聋人朋友,融入聋人群体当中。在美国这样的融合教育环境下,聋生们的学业水平如何呢?在融合教育环境中就读的聋生,其学习成绩是高于全国聋生的平均成绩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仍低于同龄健听学生的水平。

资深的聋人教育者、美国国立大学-圣地亚哥的卡尔·柯克纳(Carl J. Kirchner)先生以他丰富的聋人教育经验讲解了聋童为什么需要共融教育,以及在开展共融教育时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在美国,当一名聋生被主流学校接纳后,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为他们提供一个无障碍的交流环境。相反,却减少了他们与同伴之间的交流机会。这是因为,这名聋生与教师或其他健听学生之间的沟通,往往是通过第三方即手语翻译来完成的,手语翻译通常担负着类似管家一样的角色,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成长和社交方面的发展。而且,教师留给聋生的作业也往往与其他学生不同。聋生的作业要么被简化,要么与课上所讲的内容无关,导致聋生的学习效率低下。

为了摒弃上述弊端,卡尔·柯克纳提出共融教育较其他类型的融合教育更具优势。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共融教育模式,应当具备下列特征:首先,聋生与健听学生的人

数配比适当,即1:3左右;其次,聋生需要一个享有同样语言的群组,这个群组由聋生和健听学生共同组成,他们既可以使用手语也可以使用口语;再次,聋生需要和健听学生一样的课程设置,这样才可以激发他们克服学习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而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简化的课程设置,使他们在学业成绩上成为永远的输家;第四,我们需要为聋生融入社会创造条件并提供可能性,让他们更具归属感。

就共融教育中的教师而言,无论是来自主流学校的教师还是特教教师,抑或是聋人教师,在教学和课堂管理的过程中,他们的责任和地位都是平等的。教师应该充分相信聋生的学习能力,在教学、作业和考试方面要对聋健学生一视同仁。在这样的共融教育模式下,不仅聋生会受益,健听学生的各项能力同样也能提升,如他们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即手语,而且他们也能学会相互关爱,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等。因此,这样的共融教育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日本兵庫教育大学的鸟越隆士教授把目前世界上的共融教育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主流学校教师与特教教师或聋人教师协同教学主导的模式;另一类是以手语翻译为主导的模式。他指出了这两类共融教育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

以协同教学为主导的模式的优点在于,聋人教师和主流学校教

师合作教学可以为聋生和健听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树立榜样。同时,聋健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以使他们更具有合作学习精神。但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翻译的存在,当教师和学生的语言能力尤其是手语能力较低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会出现障碍,尤其是当聋健学生一起分享和自然对话时,交流障碍就会出现。

以手语翻译为主导的模式优点在于,有了手语翻译,学生之间相互分享和自然对话就有了帮手,可以向对方准确传达意思。而弊端则在于,由于翻译不是教师,有时不能准确地领会教师的意思,很可能会影响教学质量。聋生可能

会对翻译产生依赖,影响聋生与健听学生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就会在班上形成两个缺少合作的孤立世界(聋生与健听学生)。

最后,鸟越隆士教授还谈论了在日本实施双语共融教育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基本的还是手语水平问题。在日本,手语翻译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聋生自身的手语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就使共融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他认为日本的共融教育模式尚在摸索之中。

台湾地区台南大学的邢敏华教授提到,台湾地区聋教育近年来在政策与实践上的改变,为走上双语之路提供了可能。她说,在国际

聋人教育领域,手语双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亚洲,手语双语模式已经开始在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日本等地实施。台湾地区自2006年开始尝试在幼儿园和小学实施部分融合教育和完全融合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她指出,虽然手语双语教育模式在实施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台湾地区政府官员、部分教师和家长仍然对手语持有偏见,忽视了手语对于聋生的重要性,但她强调,通过实施手语双语项目,大家看到了该项目对聋生和健听学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就坚定了继续做好手语双语融合项目的决心。

聋生语言能力评估

在聋童的语言发展中,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口语能力的发展是否会受到手语的影响。作为言语治疗师的香港中文大学李月裳教授,介绍了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中聋生口语能力的发展。她在控制了听力损失程度和言语感知能力后,将该计划中聋生的口语能力与来自其他主流学校的聋生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参加了共融计划的聋生在口语能力上都有积极的发展。并且,他们的口语发展比其他主流学校的聋生进展要快。由此可见,手语并没有妨碍聋生的口语能力发展。

众所周知,一名学生语言能力

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学业能力的发展。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安妮·贝克(Anne E.Baker)教授认为,为了准确地评定聋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情况,需要借助科学的语言能力评估工具。而这类评估工具的开发,又应迎合不同的评估目的。如果想要判定哪些学生有语言障碍,那么就需要使用已具备常规的标准化测试来进行筛查;如果想要衡量一种教育模式的成效,那么一些较为普通的测试方法则更为有用,其结果也更清晰易懂。此外,好的评估工具不但需要具备高信度和高效度,还需易于操作。

安妮·贝克教授指出,就目前

而言,针对双语儿童所开发的语言评估工具少之又少,现有的评估工具基本上都是基于单语模式而设计的。随着世界上双语儿童人数的不断增加,研究人员已开始着手开发新的双语评估工具。现有多于80%的聋生,都是同时接受口语和手语两种语言输入、在双语环境中成长的“双模式双语人”。因此,开发适合该类聋生的双语语言评估工具,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评估,可以掌握聋生双语的发展情况,为制定更好的教学计划和提升聋教育的水平提供帮助。④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手语、语言输入与融合教育:国际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 [何佳](#)
作者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刊名: [现代特殊教育](#)
英文刊名: [A Journal of modern special education](#)
年, 卷(期): 2014(10)

引用本文格式: [何佳](#) 手语、语言输入与融合教育:国际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期刊论文]-[现代特殊教育](#) 2014(10)